杜詩闡

杜詩闡第十七卷目

有感　暮寒　渡江
送辛別駕　泛江　餞蕭遂州
南池　滕王亭子　玉臺觀
滕王亭子　玉臺觀　百舌
贈別　奉待嚴大夫　寄章侍御
別房墓　自閬州赴蜀　陪王漢州
得房公池鵝　將赴成都　春歸
歸來　草堂　四松
水檻　破船　王錄事

絕句 題桃樹 登樓
過南鄰 過斛斯莊 寄崔錄事
寄司馬山人 贈王侍御 別唐十五

杜詩闡卷十七

同學王日藻𨚗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閬州赴成都詩廣德二年

有感五首

有感五章，收京後追述當年時事，蓋痛其前，又勉其後。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承兵戈句

承將帥句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四句追痛往事

首歎諸將以賊遺君父。今上久在行間統轄諸將將帥蒙其恩澤化爲侯王國家恃汝不薄日者至尊再罹蒙塵捍牧圉之謂何夫君勞臣不得獨逸兵戈有歲年矣何以至今勞聖主況食焉當不避其難將帥蒙恩澤矣不知何以報皇天自兩京收復後今日武關藍田等處是新交戰之處白骨又如丘矣自武德年來今日洮岷蘭廓等處是舊拓過之處雲臺不可問矣伊誰責哉朝廷以戎不足恃去年遣李之芳崔倫等往聘吐蕃修好息戰反被羈留乘槎之消息杳然張騫之使節難覓致今日重有入寇之舉我不能爲諸臣解矣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四句河北

諸藩諷詞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四句

期討河北諸帥。河北諸藩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餘孽未靖是乾坤內尚有虎狼也因而坐大不修職貢天王之義謂何朝廷遣使往來輩望適長驕恣耳藩鎮爲境內臣跋扈尚如此彼西羌青海東夷越裳亦安望其

奉正朔修朝貢而責其不庭哉朝廷今日罷藩鎮於不問一苦罷兵息戰放牛歸馬欲垂拱而治者然蛇豕虎狼真何日而靖也○一說當年僕固懷恩欲自樹黨援奏留河北諸帥郭子儀謂大盜既平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子儀之意誠欲先河中以示諸帥此舉行河北諸藩次第可削此真安國家尊朝廷之心公曰大君先息戰蓋不欲明示以削諸藩而欲息戰自大君始亦即子儀仍自河中爲始意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 四句追述

幸陝不必都洛

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四句

諷都洛非策 洛陽爲天下中舟車貢賦道里均平漕運都儲於此日聞太倉之粟陳陳積貯車駕幸此如寒得春夫粟米固可支金湯不足恃莫貪洛邑謂金湯之固足以退守還宜進取使版圖之內從此長新蓋守國者在德不在險誠能躬行節儉收拾人心即盜賊莫非王臣何必洛邑金湯足恃哉○當時程元振俱上還京

勸都洛陽公意洛陽雖居天下中形勢險固立國之道不在於是時郭子儀章奏亦以東周之地久爲戰場勸上還京黜素餐去冗食躬儉節用則黎民自理盜賊自平與公此詩正合是年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駿馬爲壽常袞請却之代宗不聽不過行儉德亦非泛語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 四句泛論

大勢 授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四句言親賢出鎮之有利

言親王足恃立國之道貴於強幹弱枝桂經霜而彫勁其本固也梧過秋而即凋其枝弱也古來強幹之地未有不臣之朝益幹強則枝弱宗盟固則反側消秦皇孤立至於速亡漢家削國動搖根本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彈壓有素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同姓足恃也爲今日計亦惟消弭鎮兵擇親賢而授以節鉞俾之節制往禹湯罪已制詔書而卑宮以頒所及自遠是從依古封建者依封建則根本既固自難動搖雖有伏戎不敢爲亂

此時王威振國勢張甚獨聽籲奏文德哉○公是年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一則曰願陛下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曰但特望以親賢爲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爲代之利與此詩相表裏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四句責叛將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 二句責守令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二句勉代宗

謂文武將吏不足恃專勉代宗 安史既平懷恩復叛所以然者懷恩既不爲朝廷用其所屬兵進不能勤王退不能釋衆勢必自相殘賊兵殘則將自疑何怪其然是懷恩之叛以疑而叛然實無可疑所可疑者或朝廷以假王靡爾亦思大寧郡王之爵原封爾爲真王爾之報主何其不始終如一耶將帥多疑汎矣生民所賴獨領郡之吏耳當今州郡受制將帥領郡者窘辱無色之官者皆得有詞民生至此所望作民父母者獨元后一

人庶務云云詔問琯處與帷幄無字誠今日急務也○時使周懷恩上書自訟云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戮豈惟羣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此爲將自疑與李光弼無異哀痛詔即是年僕固疏中天下共許朕自新之意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四句暮寒

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四句暮寒之感

平郊之樹半爲霧隱廣岸之波盡是風含春色靜矣春色靜則暮寒多矣於時戍鼓之聲與暮未停林鶯之聲因寒亦輟安得有笙歌高會者忽思何處置酒高會飄朱袖拂雲和此樂夫乃太荒哉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四句渡江

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二句景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結寓諷意

江可渡春江則不可渡蓋風濤正壯耳操舟楫者欹斜而過自以爲疾何如爲魚龍者伏處其下不失其高哉此時渚花汀草其景惟垂綸者自得之試戲問焉得毋悠悠然笑汝曹爲徒勞也○詩意謂禍亂未夷與其涉世不如杜門卽李白橫江辭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意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二句江亭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二句送別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二句景應首聯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二句情應次聯

亭外雲幕柳影同飄亭中酒壺江波一色我送別駕於此流落異方忽驚會面其如終宴更惜征途何於時柳蝶江鳧或飛或浴都有意緒觸我老年送客雖對此沙暖天晴浴鳧風蝶徒自覺荒蕪彌甚耳何能終宴矣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 四句泛江

亂離還奏樂漂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四句感懷

方舟並泛不須鼓楫况波恬浪靜乎日惟長也有酒能容江惟深也其淨如練惟是亂離非奏樂之時歌聲入愁人之耳我見江流難忘清渭遙想長安此時花濃春艷惜乎無由得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袖長 四句詠陪宴者

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 四句

詠餞別者

長安東都門外爲祖道處有離亭焉今江亭餞別近郎離亭吾意離亭是舊國也嗟此春色何地不有料舊國亦此春色我意春色非他鄉也乃離亭則非舊國春色則是他鄉意中所是者抑非意中所非者抑是奈之何哉况老人年促歌伯曲終旅客愁長舞隣袖裊閬州二天遂州五馬二天開餞則五馬生光凡以兩公皆刺史閬州遂州風煙相接此亦一潁川彼亦一潁川將來治行皆如王霸將來二州俱下鳳凰宜也

南池

峥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四句南池）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秔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以上叙南池之利）南有

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以上淫祀自古諷辭

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漢興遊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以上自歎

此誦巴俗富而好巫閬中棧道千里界山爲門戶多山而少水獨有南池茫然萬頃勢浸坤軸泥流南北匯陂池中芰荷花入興縣池邊秔稻足供萬家此皇天仁愛斯民美利閬民尚知足哉不見高田無水多失西成南池一帶獨享豐熟且清源之內衆魚發發遶岸之處喬木森森尤可興者喬木中如楓林本足秋色獨南池則當春遲丹美利如此故當知足耳乃巴人恃其富足競尚淫祠巫覡終朝歌舞不輟訪之於俗爲祠漢王故也獨念漢王聰明正直昔爲漢中王濫地利以養民茲爲閬州神自應體天意而賜以美利陂間酒食亮必吐之今日干戈滿地巴閬荒兇極目淫祀爲此頭傷江海之興不能自如顧瞻南池漁舟泛泛不禁駐馬躊躇起

武陵問津之思耳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邊 四句滕王亭子 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穠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四句憑弔

君王逝矣其臺榭亭亭枕巴山者丹梯還可躋也君王猶梁孝王故脩竹冷冷尚有鶯啼春日君王猶淮南王故白雲杳杳猶聞犬吠仙家今日者江石木麗王去龍亦傷心花蕊自斑亭存斑徒稱且滕王當日曾典此州其風流到今爲人歌咏我來遊此坐是留連忘返云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 冒下四句 遂有馮夷來擊

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四句觀內之景更有紅顏生羽翰便令黃髮老漁樵二句自況

玉臺山中天而峙積翠濃矣觀在山中高居上帝其列仙侍御者咸捧節而來朝或為水神則有馮夷擊鼓奏樂或為仙妃則有嬴女吹簫和之有馮夷則有黿鼉窟江光隱見於觀中有嬴女則有烏鵲橋石勢參差於觀裏夫上帝高居絳節來朝使水神仙女無不效職江光石勢無不效靈此雖觀內布列縹緲虛無之事而恍惚遇之更有人焉紅顏不老羽翰可生便皆卜居於此以漁樵老矣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二句領至末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路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山路依然寂寞非昔者君王不復行也亭外古墻猶樓竹色亭中虛閣自瀉松聲欲問種竹種松人今誰在者

猶有一村烏雀爭噪孤林數片雲霞帶娛過客寂寞春山路如此回首君王在日前歌後吹千騎旭旗試一憑恍依稀如見其如君王不復行何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 二句至末 領 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此浩劫造自滕王無與梁孝王之平臺因得訪古來遊也訪古時仰見綵雲若駐蕭史恍然玉臺即鳳臺俯見文字如留魯恭恍然玉臺觀即靈光殿顧此浩劫近瞻宮闕羣帝可通遠想乾坤十洲可到我遊至此人傳此玉臺山北時有玉笙仙羽則王子晉浮丘伯又依稀不遠何但蕭史駐魯恭留而已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 二句至末 領 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

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鳥有百舌者不知其所自來其聲反覆四時之中但知報春已耳其報春也音能兼衆故爲百舌其所自來也鬧亦無多名爲百舌其實不過一鳥鬧無多故花密而藏難見使人不可即者兼衆故枝高而聽轉新使人不覺厭百舌春囀夏至過時過時不可發口過時發口則佞人在側月令言之爲人君者尚其聽百舌而遠讒哉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我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以上感遇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以上送別

黃雀小鳥志在野粟羣飛只擁榛間耳我輩有何恨而向卿何人遙我背非非黃雀是老驥也倦猶驤首亦蒼鷹

也愁向人馴荆榛之戀豈其志哉似此高賢識者蓋鮮
其嬰飢貧理有固然今日國步雖平干戈未息于兼年
遠遊庶幾老驥驤首蒼鷹難馴也顧君思于里湖之萠
來而我戀蜀山下之躑躅是君能不貪野栗我猶未免
爲黃雀耳況生離即爲死別
自古傷心予竟辭我去邪

奉待嚴大夫

按史廣德二年春合劍南東西川爲一道
以嚴武爲劍南節度奉待者待其來也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思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
知旌節隔年回 四何嚴大夫 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鷁
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四何自寫奉待意

公本故人有濟世才重鎮成都惟公勝任自公還朝偏
裨將士終日待其重鎮我頗怪之那知旌節隔年果回
也我欲辭巴閬而去客歲到今啼鶯已合遠下荆門而
遊遊遲我行大鷁頻催凡以待公至耳待公者自傷身

老無幾相見又値時危世事堪論不然此生襟抱將抑鬱以終耶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廣德二年兩川既合嚴武重鎮因罷留後史傳嚴武於蜀威小不赴意杖殺之公此詩在嚴武未到成都時作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 四句美之 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 二句罷職 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 二句將赴朝廷

侍御家世維揚今日俊人惟侍御耳以刺史兼侍御金章紫綬青春亦爲生色其在梓州指揮之才足回天地訓練之法動合鬼神似此才能猶關羽在湘西尚資坐鎮猶寇恂任河內未許還朝今竟罷官耶在刺史例得舉賢明揚仄陋但我自分衰老此行入覲幸勿云江漢上尚有垂綸之叟我終隱矣○註家以關羽比來瑱來瑱爲湘西節度入朝賜死不得歸故云湘西不得歸關羽夫章方入覲公何必以來瑱賜死之事相况且來瑱

悍將亦非關羽忠義之比不得歸者謂不得去東川歸朝廷如九歌章毋使公歸意

別房太尉墓

時公閬嚴武重鎮成都去閬別房墓也房琯被召道病卒於閬州去年九月公有祭琯文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二句別墓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對棊陪謝傅把劍覓徐君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六句別時

情景

閬州他鄉也乃復行役駐馬何爲房公客於此拜墓一別耳此閒灑淚近土難乾此時望雲低空爲斷公是謝傅酒憶生前我曾對棊陪之公是徐君到今歿後我空把劍而覓房公安在惟有花落孤墳鶯啼馬首送過客之聞見而已〇房公生時賓客塡門旣好董庭蘭之琴則必嗜奕棊昔謝安對客圍棊玄旋泥水房亦嘗對客閬棊矣陳濤斜之敗豈慮分不及謝安乎公曰對棊陪謝傅此又哀悼中寓不言之痛季札心許徐君之劍

還往墓上庶幾生死無憾公疏救時一片肝膽已許房公乃不爲上所鑒各遭貶斥是延陵之劍不負徐君杜公之心未酬知己空有把劍覓徐君之恨語意可參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曾向南國復作西川遊四句自閬赴蜀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二句山行我生無倚着盡室畏途邊二句領妻子首揭畏字

我生汨汨避亂他鄉自入蜀至今十年事矣方欲下荊吳而扁舟不果何心返草堂而西遊復然今自閬赴蜀身爲物役水照影而徒形魂只暗傷山與人而俱寂夫山水本娛人之具今水虛照山寂然是山水適成畏途豈非我生無着不得已作依人之計故盡室畏途邊而不顧哉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

斜避石橋斷封尋谿 六句承上山行 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 挽合

妻

子 次揭愧字。山水愁人矣長林在望或者可依乃風急

谿偃行色又慘也此時進焉未能退焉不可回復之際

意與俱迷客衣薄矣衰鬢微而空貸其潤馬勞缺矣銜

青芻而難禁其嘶況棧懸於上進而避石其逕必斜橋

斷於前退而尋谿其步必卻雖山兵戈未盡歷此崎嶇

自思衣食向人能無愧悔前此猶可言也不過行路難

也茲則愧不可言也以

行路難累及妻子也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 二句承旅 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

二句承行 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狖鼯 二句承人 真供一笑

色隱見 煙有無

樂似欲繼窮途 總結三首

本揭樂字　避石尋谿時山徑斷續行色遞隱遞見矣

翠微青草間人馬飢寒人煙時有時無矣行色隱見故

僕夫在前穿竹偶語稚子在後入雲又呼人烟有無故轉石之處應駝成羣拜弓之餘猶聽紛落凡此轉石拜弓之情聊遣僕夫稚子之與雖曰窮途且供一樂前此促可言也我胸中尚有妻子也茲則樂不可言也豈惟妻子直付此身於度外矣〇三章路之險每進益險公之情每進加寬進而加寬者正是欲哭不敢哭其情有甚於哭者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廷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四句泛池

豉化蓴絲熟刀鳴鱠縷飛 二句宴 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結還陪兩使君

房公本舊相今上初立召拜刑部尚書恩追以後道澤循存故王今遊池者未嘗稀耳雖則恩追道病而卒是闕廷之分未曾到也然此池係舊相所鑿故今日泛池者舟楫尚有光輝焉於時千里蓴絲下鹽豉而其絲已

化裝人切鱠揮鸞刀而其縷加飛此實是王漢州留杜綿州而設西池之上皂蓋應雙況使君灘頭水淺可止我今陪宴能勿留連盤與矣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二句池鵝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二句得鵝

此池是房相西池有鵝一羣或眠沙或泛浦其白如雲鳳凰池鵝可愛如此今得之故與良友益此鵝池何異鳳凰池房公今日猶應回首池間何人爲我報與房公此鵝已隨王右軍去也○中書省爲鳳凰池因池鵝故借用鳳凰池非謂被召還朝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

論松竹久荒蕪四句將赴成都草堂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四句赴成都之情事

我自分與草堂長別今日得歸而赴成都者為嚴公重鎮耳自嚴公去後一經知道再罹吐蕃擾亂化為干戈幸今重鎮但使風俗還淳寧辭松竹久荒夫松竹久荒蕪是茅屋雖可懷亦可畏也然閭閻還指讓是茅屋題可畏亦可懷也此地土產之魚熟知其美往年鄰人之酒稱于術隣而況草堂小徑嚴公五馬待曾臨赴召以來頻移書札今日得歸直赴嚴公之約几微倘我待公公還待我也○公赴成都為茅屋也歸茅屋因赴成都一似茅屋主成都客也所以得歸茅屋為嚴公也為嚴公得歸茅屋又似嚴公主茅屋客也適符字義皆切重鎮指讓曰還荒蕪曰久魚曰知酒曰憶小徑曰舊曾書札曰幾回待所謂再部符云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六句成都

草堂 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二句挽嚴公

我於途中所見淸江白蘋處處皆是因想故園景物尙有殘春似故園之春有意待我幾於春爲主我爲客也自此蕃入邠雪山告警今邠亂已平斥堠應無兵馬矣自成都被亂十室九空今亂定人歸逢迎定有舊主矣此問兒童還應無恙縱使延佇客於草堂亦何怪焉我家鵝鴨何足比數若使憫比鄰而不嫌煩瑣然哉我草堂即習池往日嚴公任爲酬飲賦詩其流風餘韻至今尙在既來重鎭前獻可續荊州之賞應更新也○此章以承前闔開還插讓句斥堠無兵馬還插讓矣逢迎有主人還插讓矣兒童能延客還插讓矣鵝鴨不惱鄰還插讓矣結二句象傳曾游小徑

竹寒沙碧浣花谿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 六句寫草堂 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結挽嚴公

我想草堂此將浣花溪上竹色寒沙水碧橋藤雜亂咫尺應迷耳咫尺迷則出入之人定然生恐東西之處悵悵何之往年藥裹書籤吾存留者料只蛛網塵封至若野店山橋縱有車馬到江干者亦只空煩往來耳荒涼如此春色猶存異日故人過我藉草而坐萬事含糊先拚一飲未卜終肯惠然否也○此章似承前松竹久荒蕪何竹寒沙碧久荒蕪矣藤橋迷人久荒蕪矣愁出入昧東西又荒蕪矣封蛛網送馬蹄久荒蕪矣結二句亦蒙舊時諸小徑

常恐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四句亦承松竹荒蕪意 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四句自叙依嚴之意

藥欄我愛護者今日得毋沙崩藥欄有損乎至於江檻風湍不免亦聽其落但恐江檻在外藥欄在內沙崩欄損亦從江檻而落風湍川往川乎哉四松別後不知曾長其餘陰江惡竹歸時亦欲其除使生理久遲户外今

日祗望閣老我衰顏聚望再少今日思乞大丹公亦謂
閣老有紫金丹光能為我駐顏使生理無惱者由
三年奔走皮骨空存行路艱難門巷遇今月此行是
用屬望我公耳〇正憐落風湍即後水檻詩中茅軒駕
巨浪焉得不低垂之意新松二語雖指松竹其實寓扶
善鋤惡意前公說畢中有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
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凡冗長者又革削矣此時蜀
將整頓不料嚴去蜀中又亂幸今再鎮從此民之善者
扶植之譬彼新松使高千尺民之奸者鋤去之
譬彼惡竹須斬萬竿二語爲紀綱頓振之象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二句結還思歸將赴草堂昔去爲憂
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
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六句全寫歸後情事

草堂荒蕪生事微矣還思歸者以烏皮几在尚可憑耳
昔去亂兵擾我牆屋今來鄰右亮非舊人惟是懷古情
深思重遊於少城蕭處恐息機自分甘歸休於浣花溪
與公爲總戎折衝樽俎我爲遊子身着荷衣公樹勳名

我甘投隱所者原不相妨也〇几所以憑公仗借几況擬公可憑即上章生理祇憑黃閣老意結二句早知參謀撿校非我思存緋衣袋何如芰荷衣鄰人非如斛斯已殁之類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四句春歸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四句春歸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四句情景春歸感懷

我歸矣往年經竹徑臨江此際簷花落紅滿地別來甲子方覺頻移到門春華恍疑乍見於時石邊倚杖客與同孤沙面傾壺與復不淺適見遠鷗浮水而至一何靜也似我之息機風塵者又見輕燕受風而飛一何斜也似我之側身天地者我三年奔走已知路難一日歸休便期投老獨醒非我其何妨醒而更醉無家何必憂

醉鄉即是我家耳草堂雖歸逆旅而已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點歸來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

洗杓開新醞低頭着小冠四句歸來之事憑誰給麯蘖細酌老江干承上句結

客裏何知勞苦今日痛定思痛方知行路艱難耳於時野鼠見人開門驚走壁魚老死散帙久乾酒厨之中尤杓皆拋棄之醞甕籬之下低頭戴于夏之冠既開新醞又憑誰而給麯蘖既着小冠且細酌而老江干可也○野鼠陰物壁魚蠹蟲走者走乾者乾亂定歸來有掃除廊清之象醞爲新醞洗杓開者公於此尚有久身杯酒之處近爵痛飲之戒歸草堂酌新醞喜可知也冠曰小冠低頭着者公平生以傲誕不合於俗且性褊躁無拘檢以此見尤於人歸草堂務斂飭其意如此況洗杓獨開新醞有不與衆人皆醉意低頭自着小冠言外已有甚

家爲羣不就徵辟意給日憑誰

無求於人酌曰細酌志不在酒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四句領下

全敘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去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斷劒閣開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卻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絕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

今在此又足驚吁以上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疎舊犬喜我歸低回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以上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以上將感愧總結

往年我去草堂為徐知道反成都境內蠻夷充塞耳今日我歸草堂為草堂亂定大將復來適然無虞耳猶憶初亂反覆斯須只因嚴公大將被召還朝遂致羣小紛然歃盟誠叛知道手握兵符不獨漢兵號召邛南羌夷以劍閣為要地屯兵據守此時附知道為亂者有布衣數人各擁方鎮未幾番漢異心兩卒倒戈知道為部將

李忠厚亦殺禍起肘腋矣知道彼殺後輩小賊臣爭相
爲亂紀綱掃地殺僇無辜以手扭械在前笙竽在後殺
其夫淫鬼妻殺其將乘鬼馬橫虐至此活今安存草堂
所以先去也自去草堂弁來梓閬三年中有與遊吳復
出兵阻遂使南國之興適成草堂之歸草堂前有四松
自我去此曾憶其蔓草或遲矣曾憂其霜骨不長矣今
入門而四松尚在草堂側有萬竹自我去此曾念其抽
衛過嶠矣曾憐其東鄰影薄矣今步屧而萬竹依然我
歸而犬認故主鄰勞遠客舊犬喜鄰里胥喜也歸而軍
騎滿巷賓從塡門大官城郭胥喜也非成都無虞我又
安得歸而喧闐如此乃成都雖定天下未寧自料腐儒
不復有爲則是草堂雖暫歸飄颻終不免耳天下未寧
時爲飢兒之時腐儒誠贅飄颻不免生爲老夫之餘生
故咏眞慙肰則殺公雖再歸草堂雖重歸倘肰是江村
獨歸處寂寞養殘生也已○知道非蠻夷糾合蠻夷爲
亂也公前上嚴武東西兩川說曰西山漢兵食糧者四
千人皆闕轉致率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
分漢卒助之不難撲滅又云頃三城失守非兵之過擇
不足也今此輩見鉄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
史閼漢卒屬邨將江之禍恐備吐蕃宜先自羌子弟[illegible]

此詩中卭南兵節卭雅子弟與羌子弟徐知道乃兵馬使漢兵是其統領又誘脅羌夷共反故曰蠻夷塞成都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疏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 以上四松 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以上述懷

我歸草堂四松尚在因憶初移不過三尺今更三歲忽已如人此三歲中流離奔間皮骨空存不謂四松翻能

成長雖然人固樵悴物亦凋傷猶幸本根不拔幽色尚
在當年籓籬之捍本爲隄防今日千葉之黃終遭摧損
竊恐身爲主人致薪木毀傷又未免貽笑於小松耳況
黎庶猶未康也幸嚴公再鎮避賊初歸顧此空堂以春草
自滿乃覺物動衰年之歎撫景慰淒涼之情者則蕭聽
淸風於松際徹霜向人看枝葉之昂藏偃蓋可待所傷
昔往時手植四松豈無高比霜根之心今自顧飄蓬茫
無根蒂俯仰草堂爲事爲迹何者可爲我有況此小松
期其千年之後老蓋扶疏上矯穹蒼欲莘種松王人不
知已歸何處其爲慘淡目前已見其然矣衍何矜訓之
有求死有情聊爾賦詩豈眞戀戀四松哉○此詩著眼
在事迹兩可忘句見在爲事已往爲迹公賦松意中無
松矣凡人事迹不忘便有計得喪較多寡幸生惘死種
種繁蓄無論王戎李和嶠錢固屬貪心所使郎稽康鍛
阮孚屐皆爲繫著誠空所見一切可忘愛菊不在豕肯
酒不在酒也且夫天地爲逆旅日月爲過客況此區區
謂是我有公題草堂詩曰事迹毋固必茲賦
四松詩曰事迹兩可忘惟能兩忘故毋固必

水檻

滄江多風颷雲雨晝夜飛茅軒鴐巨浪焉得不低昂遊子久在外門戸無人持高岸尚爲谷何傷浮柱欹以上水檻扶斯有物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以上修檻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感故物忼慨有餘悲四句推開

草堂臨江因有水檻雖桼江間風雨晝夜長飛蕩有茅軒旋此水檻駕於巨浪勢必低昂似可傷也然遊子出門岸谷易位浮柱何傷之有惟是危者當持顛者當扶水檻之欹急須扶持耳大廈將傾一木難支水檻之脩尚易爲力也雖曰臨川無檻可恣縱觀但念檻是故物一旦毀傷焉忍便棄況有大於檻者乃坐視大厦之傾不施扶顛之力能勿忼慨有餘悲也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四句傷船

之故倉皇避亂兵緬懷戀舊丘鄉人亦已非野竹尙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以上破船之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拈意推開

我江海之心宿昔有之故萬里扁舟門外常泊豈但爲清溪上傍柴門而鼓櫂耶何以忽破也只因避兵而出遠離舊丘鄰里都非但存野竹此船亦末由重扣經年埋沒破壞至斯耳昔年江海之心已失風塵之內所以看西飛之翼而歎我與俱西也盼東逝之流而愧我不能與俱東也自傷檣摧楫敗無復濟勝之具但故物雖非新材易搆一船之破何足介意所悲者亂離靡定奔竄無常不獨舟楫終亡並恐草堂不保願此白屋亦未能久留也已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二句許貲不到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時二句小詰

錄事何頻頻錄米若爲許我修草堂貲不到耶將若恭而愁人草堂欲漏錄事何忍忘我漏將是用小詰云○一般春雨愁者愁忘者忘公嘗曰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能愁人之愁不忘人之忘者

絕句六首

日出離東水雲生舍北泥 二句相因 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 二句亦相因

離東有水曉色映之日出其中舍北有泥暖氣融焉雲生其際日出雲又生晴雨無常天氣不測也翡翠爲珍禽若自矜而鳴於高竹鵾雞爲草蟲若有得而舞於沙中翡翠鳴鵾雞亦舞性情相感物類自然也

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 與 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 正說

當此暖春花蕊爭發蜂蝶翻飛何其動而不靜獨我幽棲此身嬾動縱然客至亦且聽之自歎不能如蝶飛花

亂也。

鑿井交椶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承開渠句小徑曲通村

承鑿井句 鑿井而上交椶葉井蔭得矣開渠而下斷竹根渠隨深矣渠內扁舟往來裊纜裊纜必有取乎輕輕則扶井邊小徑屈曲通村通村必有取於曲曲則幽。(ㄙ)蜀生椶櫚交椶葉新井覆以椶葉也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承斜暉句翻藻白魚跳

承急雨句 雨急直掠溪脚欣啄雨易止斜暉因轉於樹腰齊景既生隔巢黃鳥並坐而理羽毛溪雨既藉翻藻白魚跳波而爭將飛矣(ㄙ)急雨非捎字急意不出斜暉非轉字斜意不見黃鳥奇於隔巢而並向魚妙於翻藻而跳急與捎字應斜與轉字應隔與並字應翻與跳字應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 二句近景 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二句遠景 笋生穿壁破可知藤高刺簷低可知舍下庭中近見者如此絲得晴光冉冉欲動絲何意耶草使江色纖纖若浮草何心耶地晴江白遠見者如此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 二句夜景 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二句承上 夜景何如江動月光移石江波月波互爲上下溪虛雲氣迷花溪光雲光互爲出沒鳥猶知故道而歸物得所止也帆竟向誰家而宿人迷所向耶

趨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二句桃樹 高秋總餽貧人

實來歲還看滿眼花（二句 仁民）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二句 愛物）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結出天下一家意）

堂前小徑向來不斜，故五株桃樹亦聽其遮耳，焉用剪伐爲。而況今秋結實堪饋貧人，來歲開花依然滿眼，今秋之實將饋貧人，今秋貧人得食矣，來歲之花又復滿眼，來歲貧人不飢矣。夫貧人可念，乳燕慈鴉亦自可念，開簾戶以通燕，便其往來，戒兒童之打鴉，遂其生育，苟非亂離既定，即此桃樹安保無恙，而離離結實，況此乳燕慈鴉亦安有梁間之棲毋予之樂，信乎今日非從寡人之妻羣爲寇盜之日，而天下車書有一家之氣象，是可樂也。○乳燕二句，似與桃樹無涉，然空通莫打一片慈心，却從上句桃樹從遮不忍加伐，高秋結實總饋貧人意一齊流出。信作任，莫任其打。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二句 登樓）錦江春色來天

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二句登樓之所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
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四句登樓之感
花近高樓何傷之有今客心爲傷者以作客成都如王
粲依荊登樓作賦止爲萬方多難故耳不見錦江春色
年年自來天地如故玉壘浮雲朝朝自變古今屢更蓋
春色有常如朝廷不改自安史以來不知幾人思帝幾
人思王至吐蕃陷京師立廣武承宏爲帝而乘輿反正
是北極朝廷未嘗有改浮雲無常猶寇盜或侵自安史
以來不知幾處府城幾處失地至吐蕃入寇隴右河西
之地盡沒今長安復陷蕃走是西山寇盜何苦相侵哉
年先主帝蜀宜有祠廟後主亡國祠廟何爲其爲正統
所屬耳所惜後主有諸葛今日無其人梁父之吟日暮
聊爲我登樓所感如此○先主帝蜀以專任諸葛後主
亡國以專寵黃皓郭子儀是諸葛程元振是黃皓代宗
不專任子儀信用元振致來西山寇盜幾失北極朝廷
故公憐後主還祠廟有復諸葛梁父吟也注家以梁父
吟中意是晏子謀殺三士事公欲代宗去元振如晏子
殺三士不特元振非三士比其時元振已放歸秦州矣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敧滿對小水細通池四句過南鄰水亭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四句過後

南鄰近矣有竹參差或往或來無人知者其間幽花小水亦亦若不爲人知者然於時客宜歸矣幸江村不遠尊亦殘矣乃恥席更移而況山人尤多道氣從茲以往數數追隨何但今日相過耶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點故斛斯竟無宣室召點老儒艱難徒有茂陵求點歿後授官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淅淅野風秋四句山壯

我方慮歸來已恐鄰人非今南鄰所斯公果歿亡人

嗟歎至今未休蓋因生時貴文爲活不能如肖生

室之召老儒貧賤雖已如此歿後遺書空存不過如是

有茂陵之求歿後拔官亦何益哉今過山莊問其妻子

寄食於他見其園林非復疇昔

惟有總帳蕭條野風淅瀝而已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 四句山莊

遂有山陽笛空懸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四句過莊

之感

園林雖非昔遊有燕依依偏尋舊主有鷗泛泛還戀舊盟惟是跡絕行人斷橋無板痛深沿草臥柳生枝耳歲月幾何遂有山陽之淚知已難得傷哉鮑叔之交平生舊遊零落已盡白頭垂淚傷如之何○臥柳生枝腊用上林僵柳復生事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望其來）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訝其不來）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揣其不來之故）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要其來）

崔爲邛州錄事今住果園坊裏我久待之消息杳然不知終朝有何等忙而羈滯耶意者愁我草堂江樹之遠不然怯我草堂野亭之荒所以風塵之外蹤跡浩蕩豈知草堂酒熟待爾同斟我情有迫不容待者益我寄與歸來聞人足音跫然而喜故望汝之切如此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四句總起）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眉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以上叙山人）髮

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融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以上自叙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結完寄詩意

我與山人自劍中握別遠客天邊身如轉蓬驅馳歷盡今日相逢亦偶然耳我少年學仙曾荷山人擊蒙之力此時山人道術既高如入京薊子訓疑爭迎似賣藥壺公市人爭識今日幽朕來蜀長嘯峨眉不知離亂潛行玉壘雖覓行蹤騎虎能馴使鬼如戲仙人之術如此若我髮稀矣顏衰矣詩雲不見轗軻徒悲夕景難留沖融空羨而況行役不免故園無書所以心如懸旌徘徊當路時復倚劍悵望短亭誠恐殊方永留殘生不保耳聞山人有紫金大丹服之可化腸變髓誠憐我老換我之骨再馭清風而追隨山人後則擊蒙之教始終以之矣

三開寶開有天台山人司馬承禎與李白善想即此山人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四句總起）
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奔走為黃巾子去
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雁衣敝有懸鶉恐懼行裝
數伶俜臥疾頻曉鶯工併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黑含
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
釣綸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
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
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以上是不關輕紱冕
俱是避風塵第一段意）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粗飯依他日窮愁
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湔口江如練蠶崖雪似

鐫名留當翠嶺野梓沒青蘋嚴嘗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何便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闉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荊榛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蒪長歌敲柳癭小艇凭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 以上是不關輕薄兒俱是避風塵第二段意 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猰貐休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以上勉勵之辭

我昔同侍御遊但愧此身飄飖不能常聚所以然者我棄官子解組人疑我輩輕紱見亦俱為風塵多故來避此耳猶憶知道亂作自寶應元年至於今星橋一別斗柄三移奔走非同曹公搶攘止由張角子之去也誠朕潸灑我之藏也亦非隱淪此後三年中尺素誰將一寒徹骨往來梓闈行裝數矣老病纏綿臥疾頻矣藥嘗本悅耳者亂離聽之但工价淚秋月本娛情者疾病見之祇解傷神會面有時應歎容顏之非舊合傳不禁還敘別後之苦悲而況三年中之楚有心為接輿而不果歸黍無計與王粲而同情還錦里而丹竈已殘隱花溪而釣綸尚在病人消中祇自憐情老饒賤起素誰共親近況如此于則身為侍御伏枕同李耳之官兼為使人懷撓有張鶩之望雖在鴛鴻之則難馴龍虎之倫所以今亦挂冠冕當借隱而況誼非傾蓋本是久要蓋由兩人意氣合性情貞故往時避亂曾同生死今日會面不取賤貧也偶存蔗芋聊為娛老之資各對於鈞共砥歲寒之簡粗飯固我甘窮愁似可怪也幸女長而裁裙能穩無頓例短褐之愛況男大而卷書能紉有熟精文選之絕嵩岷江湖口之界交蹤崖雪嶺之間于行名圖歸山開傑我有野偉沿溪間泝斗意江海之人將過王侯之

第追隨來晩甙曲經句但取交若芝蘭不失瀟灑隱淪之意何必鄭玆俠宇同任花溪錦里之遊瑤杖夜之山庭豈容俗物鄰當時之騎驛只披佳賓鞍馬同行所珍何乘錦官東郭再尋先主之祠少城西闕再訪張儀之蹟蜀王石鏡幽覗益逝司馬琴臺終辱還隱送終幾土空看月宇埋輪結愛荊榛尚想野花留隱懷古之後且復息機時而高柳邊可置酒則置酒時而積水處可觀其則觀其三年淤斷回首何甘此日勞筋庶幾可息魚知丙穴結網而耕米似江東爲羹亦細何必吹笙鼓瑟且敲鄉癭而長歌焉用角枕民㳟聊倚藤輪而小冊欲享太平之化須耕谷口之田盡食乃民天勤爲生本及玆農月勸爾田家共理浮生勿虛良會此吾與子共享林下之樂也雖兵戈未息幸德教能淳必使盜賊如获偷類者無一處不除不在宰官如麒麟楦者使波毛空戴玉於世情輕薄則聽之我道屈伸則任之兩人道義期於終始庶幾膠漆之誼無需陳而起者有我兩人也

○要可作孟楊炯目宰官爲麒麟楦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故曰休作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時賈至知東京舉唐必往東都赴舉公爲唐先容因有此寄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丙可抽走

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以上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

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歠猶提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遊東周來往若崩波以上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

南宮我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爲我謝賈公病肺臥江沱以上寄賈侍郎

人生百年幾回九載乃乍相逢而即有東京之役爲萬里別從此鶴興林魚分流郎孫敢豈能歎乎仰覩義和六龍迅速催人白髮何時少停與言及此眞百年能幾何矣自切義誅而旌頭墜地迄懷恩叛而漢帥横戈四海蕭條豺虎滿地夫少人之處切莫投足以飢有易子食人無人心也多虎之處信我所往以猷猶畏虎難猷有人心也居生負經濟才躡天門上東周道還迅若崩波今日山河之遊爲此故耳南宮侍郎係我故人金鞭白馬獨步一時彩筆雄文照耀千古况好賢若渴其心雁他于今此行必爲首薦但當善事勿改素心而不變案不離道耳我乾元間曾與同朝繼而同貶今故人被召我病江沱相見時爲我長謝故人無復闕庭之志矣○成都至東京路無萬里孔明曰萬里之行自蜀始故云賈至爲中書舍人兩朝制誥出其父子故曰雄筆映千古

杜詩闡卷十七終

第十八卷目

[illegible][illegible]圖引　送韓颯　丹青引
寄李員外　寄黃卿　青絲
黃河　揚旗　軍中醉飲
立秋日　憶昔　軍城早秋
院中晚晴　到村　茅屋歌
村雨　倦夜　遣悶
宿昔　樹間　送舍弟
堦下新松　詠竹　觀廳事畫圖
晚秋　北池臨眺　初冬

張舍人遺褥段　至後　觀山水圖
哭蘇鄭　去矣行　寄賀蘭銛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璭漢華氏訂

成都詩 廣德二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四句總起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馬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以上舊圖

昔時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皆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上新圖以下更轉入舊圖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一段借馬追思先帝

昔江都王名緒者多材多藝所畫鞍馬獨步國初曹將軍能得其神妙擅名既久畫馬矣其將軍畫馬有新舊圖二者今錄事家所藏者新圖也將軍畫馬不自新圖始猶憶先帝有馬名照夜白曾詔將軍下筆一時神妙

感動龍池頃龍形於綃素霹靂起於池內不但天顏有
喜因而賜金帛使筆跡所傳無不生色往者先帝將
軍舊圖神妙有如此新圖何如先乎照夜白有太宗之
拳毛騧後乎照夜白有今上所賜郭子儀之獅子花新
圖有九馬而拳毛騧獅子花尤爲傑出拳毛騧曾騎以
破劉黑闥一敵萬矣獅子花曾騎以平安史亂一敵萬
矣二馬神駿彷彿有此其餘七匹亦皆殊絕合看九馬
顧視清高超然牝牡驪黃之外氣質深穩從無斷跪泛
駕之形將軍新圖神妙至此空乎韋諷臨愛同於支遁
哉新圖尚存舊圖安在當年先帝騎照夜白幸新豐宮
翠華東來拂天而下此時王毛仲爲大敖張景順爲太
僕一時從騎如雲有三萬匹之盛與此新圖九馬筋骨
相同不料禍滿升遐空傳獻寶之歲武皇弧落不見射
蛟之人從內真龍隨鼎湖而俱去圖中畫馬望烏號而
不歸生前金粟山岡使思埋我殁後太陵松柏不見乘
黃呼風之馬空聞照夜之姿何在所由對新圖而憶舊
圖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事敘時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勉韋揮淚臨大江天高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送別

國步反正猶然艱難兵革漸消未盡衰息當此萬姓哀嗷十載征調之後奈何為吏者乘勢侵漁罔反側不問而誅求多門苟有賢者出而濟時亦易見德耳韋生年富識清處參軍紀綱之地秉朱絲耿直之節腐吏之務割剝多誅求者自當削色蓋欲撫窮民先懲豪吏也我臨江揮淚仰天太息此行誠樹佳政如我所言去蝥賊救瘡痍豈獨閩民幸即我相憶之懷用遂慰云○閩為公舊遊地深知閩民疾苦由於豪吏蝥賊故於臨行勉其為德勸其峻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四句總起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借書形畫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伏末段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以上畫功臣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圉人太僕皆惆悵以上畫馬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四句結畫馬一段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四句結畫人一段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挽首段結

將軍非他人魏武子孫也今雖降爲庶姓猶然清門子令爲庶當年魏武割據事業已休矣猶爲清門至今文采風流依稀尚存也文采風流何如人知將軍善畫將軍亦嘗學書但書非所長雖登衛夫人之堂未入王右軍之室至於丹青則沉酣其中直不知老之將至夫老之將至尚且不知又何有于浮雲富貴哉大抵人之於藝苟有所解一切都忘生老病死窮通得喪皆不足以奇其所嗜故一生精神志趣悉聚於此其爲業必工即傳世亦可久此將軍之畫爲獨絕耳將軍固浮雲富貴然亦嘗富貴矣往者開元年間引見至尊此時凌煙圖

盡顏色久遜將軍下筆忽開生而畫良相冠而毛髮動
畫猛將箭而酣戰來先帝以將軍能畫功臣必能畫馬
有天馬名玉花驄者先是畫工如山總莫能肖是日牽
來墀下奕奕風生先帝詔曰將軍為朕圖此遂拂絹素
慘澹經營匠心一人眞能躍出於時榻上眞龍與墀前
天馬屹然相向不能復辨而天顏動朱提賜矣花將軍
浮雲富貴何心於天子之賜金在圍人俗眼相看猶以
將軍所得為過寵甚矣至尊含笑將軍能見知於天子
圍人側恨將軍反見忌於凡夫也所以然者將軍畫馬
畫骨不畫肉能畫馬於無馬處故空馬於凡馬中但今
驊騮氣凋不在將極殊相幹不能然故雖入室終讓將
軍耳至於畫人志在寫眞苟非其人亦不輕為前為今
日漂泊干戈亦尋常路人亦屢為圖畫邪傷哉貧也時
來則至尊賜金途窮則俗眼為白有絕技必有奇窮有
盛名必有極困獨背將軍然哉○看英雄割據何公以
割據曰曹分明以求統于劉足訂陳壽之謬貌貌其形
也貌得山僧及童子得貌先帝照夜白畫工
如山貌不同屢貌尋常行路人用法一例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與巫峽將之郡荊門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 六句題面 正是炎天闊邪堪野館疎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 六句欲後其行應遠行無自苦愈 悶能過小徑自爲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敝廬 上以欲其敝廬養病應內熱比何如何

昔漢武置博望苑以通賓客員外今除議郎是名參漢苑矣周景題陳仲舉之輿曰別駕員外今兼別駕是職述題輿矣由巫峽將之萬州任萬州爲荊楚上游此行便於附書但如此遠行尚患內熱今當伏枕未便理裝也不見炎天闊絕野館蕭疎破浪而行黃牛甚險凌虛而上畫鷁維艱然幾水勢少退行人安穩員外何汲汲

然迹行徒自苦耶。與其値炎天就野館之蕭疎，不如過小徑摘嘉蔬以暫款，不見敵廬前渚柳幽矣，可供伏枕者之逍遥。啟䕃外付花落矣，可資伏枕者之排遣。素柰繁紅藥亂，昇將退矣，夏先暎涼有餘，病可蘇矣。秋江既清，心亦可瑩，秋竹既冷，髮亦可梳。此時伏枕霍然將作之官之計，轉裝已就，郎懸巫峽之帆，豈不快絶。吾發于內熱，北何如者，正欲予待秋涼而發也。○朱本編大曆四年湘江詩內，因有上凌虚句，成都至萬州并上水也。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四句防守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四句憂時之事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汙辱，月窟可焚燒。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以上勉其進勦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鵰。二句寄懷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二句
勖之

闢道君之牙帳防訊西山扼險於最高處臨雪嶺背摑橋其嚴如此者以海內之亂自安史至今朝廷宵旰不閑聞使吐蕃入寇復遭焚掠也君為征將必當臥薪嘗膽枕戈寢甲以圖報復蓋由前此黃圖已遭汚辱今日王庭盡堪焚燒然則防守西山何如直追漠北耶彼干戈以殺賊者須懸儞而取其利即斥堠亦防邊者當日戒而毋使驕能如是則漢馬武為捕虜將軍得董卿而雙矣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今董卿亦一嫖姚矣當此落日吾思董卿必馳輕騎而追塞外當此秋天吾憶董卿必假射鵰以威吐蕃當年雲臺圖畫無非為掃妖氛董卿人曰何忝於此董卿勉哉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近部潼關掃蜂蟻 四句 已往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虀粉期

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 四句將來

此青絲白馬思應讖逆亂者謂氏之子其氣粗豪遂風塵而起亦妄甚矣汝得非以天子倦勤荒於女色獨不聞天子近日將倚圖治嬪妃且放潼關蜂蟻天威立掃非巳事與今日殿前神策軍何等雄武出而破汝指日可期與其逞粗豪之氣擾亂風塵不如脩納款之誠拜舞金闕況皇恩正未可量誠束身待罪皇恩赦汝亦未可知汝何苦謀叛耶○當時代宗知懷恩之反非其本意是年命顏真卿諭懷恩入朝又下詔許其但當詣闕勿有疑慮詔中又曰其太保兼中書大寧郡王如故是皇恩甚優也故有末句

黃河二首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 二句見河北關係天下 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二句正指海西軍

河北一帶何爲安史巢穴今諸帥負固自署將吏吾恐其椎鼓鳴鐘震動天下況此海西軍鐵馬無數高鼻成

孽。甚可憂也。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 承吾蜀句

混壹車書棄金玉 承無粟句

黃河西岸與北岸異是吾蜀也用兵以來誅求無厭敢抗供給奈無粟何雖則無粟其忠於朝廷者有素故願盡驅蜀民愛戴君王則車書混壹家給人足金玉亦粟生矣奈何因此一方民也○河西一帶自廣德元年秋吐蕃入大震關已盡取河西隴右地僅存者惟蜀耳公爲王閬州論全蜀安危表云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繁費猶自勠力尤備百役今吐蕃已下松維保三州楊琳再脅普合顆顆兩川不能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又曰敕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劍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黃河文意即是此意。

揚旗 公自注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時公已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初在幕中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四句總起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駊騀揚旗旌迴迴偃蓋飛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颷急去擘山岳傾材歸俯身盡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以上細敘揚旗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四句勉之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四句自敘

江雨颯然公堂清矣更有異聲肅肅然至者是我公置酒會賓客軍士揚旗之聲也肅肅則不哄不叛有嚴有與聽其聲已知有異耳軍裝不一以旗為主故初筵羅列旗滿庭於時人控馬而爭騁馬高騰而驚怖而旗

以揚覆回回旋舞勢卷飛蓋熠熠照耀光亂流星揚之
來若風飆之急揚之去若山岳之傾馬上俯身村無不
盡旗尾各地勢妙於平若虹蜺在掌閃爍無端信卷舒
由人輕捷可變一旗之妙如此可想軍裝之盡然揚旗
之妙如此可見吾公之訓練空其初聞蕭蕭有興群乎
比公為此者以備吐蕃也遐者吐蕃內訌三州已失列
戍既罷西嶺徒青斷此天邊之城本是庸蜀之地我公
練士如此將來奪取何難但軍令久弛公堂亦圯今日
升堂嘉會貺庶庸蜀日寧吾徒且加餐飯享太平荊蠻之
征從此休矣○甘泉賦崇丘陵之駊騀公駊騀揚旗旌
句言揚旌旗於馬上駊騀
上句也舊解搖頭未合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淸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吟石醉眠醒 四句醉飲

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 二句軍中 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沉冥 三句寄劉沈

我飲軍中，常其酣酒渴之際，所愛者清江，所激者脆汀，不復知為酒可愛矣。所坐者江上軟沙，所眠者汀邊冷石，不復知為軍中飲矣。及其眠而醒，忽憶向者之飲，為軍中飲其勝野膳隨行帳而供，其音華音自從伶而發，記此時軍中所飲纔數杯耳，何至餘酣若此，亦由座中不見兩公，故數杯之後，便覺沉冥，至於酒渴，獻汀坐沙眠石甚矣，飲須知已醉翁之意，豈真在酒與。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四句立秋日雨）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我還訪舊丘。（以上院中有作）

雲行火流，因而雨飄華屋，院中梁棟，蕭蕭然有秋意矣。我幸逢知己，身在院中，豈有老謀堪資借箸，恐參謁徒

勞我機有負月惟是暑退秋來適當雨後此時解衣高枕開北戶對雨樓但覺風涼漸進水氣浮空也以院中而得解衣高枕禮寬故心有適當雨後而値風涼水氣節爽故病微瘳但我身在院中情移境上有日嚴公還朝坐而論道我亦從此逝矣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以上肅宗至今今上猶撥亂焦心勞思補四方二句代宗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應長驅等句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雍岐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應焦思勞心等句願見北地傅介子勉嚴公老儒不用尚書郎

白詠

此係肅宗時事　憶昔肅宗山靈武移軍鳳翔用回紇兵防順長驅破安慶緒收復兩京後慶緒據鄴城九節度圍之不下賊人反覆事無足怪可怪者朝廷紀綱為飛龍廏小兒李輔國寰與張良娣表裏為奸也肅宗恐拂良娣欲一有不樂倉皇失措先皇帝受制婦寺遺禍至今重有此蕃之亂致令上焦心勞思撥亂尚未已也但令日蒙塵幸陝之令上即昔年出兵整肅之令上我昔官明春引親見令上領朔方兵左廂軍馬有雷霆山岳之勢今日兵力不支者只為祿山稱叛內亂既作往日邊兵精銳皆徵發入援其防捨西羌者但留雍岐一闕之兵邊兵單弱吐蕃遂闖入無忌朝廷但知靖內亂大於回邊防北廣德元年吐蕃遂有大震關之寇致隴右諸地一朝陷沒而乘輿播遷百官奔竄今日欲滅吐蕃須得北地傳介于耳老儒如我雖有請纓之志而身為尚書郎亦焉用彼為哉○輔國壞紀綱如以閹寺于預國政擅遷上皇使肅宗失子道以閹寺求為宰相握兵符衛人于內誣殺后及兗王等君臣父子間紀綱掃地矣良娣今柴如撤七寶鞍正位宮中之旨未行求興

王俗爲嗣而不果百官請加尊號而事中寢種種不樂肅宗蹈蹐可知也肅宗受制於輔國良娣不能有爲代宗又畏程元振以至幸陝復國後仍任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擾亂何日之有此公慨然思傅介子與時嚴武狀公爲工部員外郎故稱尚書郎次章又曰朝廷記憶蒙祿秩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友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異叔孫禮樂蕭何律（以上盛時）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皆流血洛陽宮殿焚燒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以上亂後）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憶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

漢長衰疾四句自敘

此憶玄宗時事　唐稱至治以貞觀開元爲首開元時戶口日增家給人足京師石米不過錢二百匹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走萬里不持寸兵盜由虎狼絕跡故遠行者弁不勞卜日也山東出厚縞商販不絕無異漢時車班班入河關周禮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時和年豐朝廷敬天尊祖索鬼神以鄉猚不蜀民間宮中聖人仰奏雲門則和氣滿乾坤天下交關亦有膠漆之樂自高祖相傳至玄宗開元百餘年間天下未有災變君子守叔孫之禮樂小人奉蕭何之律令自祿山倡亂海內騷然向時齊紈魯縞不復見矣一絹直萬錢矣向時前米流脂不復有矣有田皆種血矣向時宮中奏雲門者今安在但見宮殿焚燒盡矣向時道路無豺虎者今何如但見新所倔兒六矣亂離至此其中盛衰往復之故惟耆舊能知而不忍問者誠恐話及亂離以致傷心之甚可開元之治雖失於前中興之業猶望於後小臣老矣陀蒙祿秩自甘盡疾所由灑血江漢衰病不辭豈以老儒甘自棄耶

奉和嚴公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軍城早秋之景）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軍城早秋之事）

當此軍城早秋風動高旌不敢定居矣因而玉帳分弓一軍齊力彼西山一帶近沒吐蕃令公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驕州足滴博已收矣蓬婆一城在雪山外乘此臨川收復直搗王庭豈容取天邊之城不亦快哉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四句懷西郭茅舍）復有楼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二句院中晚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結還有懷茅舍意）

我院中無非但覺秋風日夜清耳遙見澹雲疎雨往來高城高城間西郭在焉西郭外茅舍在焉茅舍有朱實

藏於葉心亮秋風後亦堪落矣茅舍有青苔起於階面亮疎雨後亦自生矣當此曉晴院中有樓臺雲雨既過更衙落景我意已在朱實青苔際乃復有樓臺銜此暮景樓臺有鐘鼓雲雨既過若報新晴我意終在簷雲疎雨開乃何勞鐘鼓又報新晴院又自歎吏隱兩妨也蓋我本浣花溪裏人浣花溪裏花是我知已今身在院中我將吏矣頼於參謀似非吏心懷茅舍我將隱矣未克長往似非隱亦曰非吏隱之名耳此意人不肯信庶幾浣花溪裏花能知我心無奈溪花亦多笑我花且笑我亦誰爲肯信我者西郭茅舍亦徒付之有懷而已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四句寫村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疎頑惑町畦暫酬知已分還入故林栖入句寫、到村

碧澗何必添雨秋沙幸而洗泥於時蛟龍在淵引子而過荷芰受花逐花而低我久不到村亦爲參謀戎幕之

故我身親戎務亦旣疲於鞍馬之勞老去始參戎幕老謀豈能如人歸來始散馬蹄戎幕豈能遂意身在院中稻粱久無矣今空就列遂其初志也身在院中榛無不覺矣今駭相迷何可終迷也我向期出峽何心幕府而甘蹈跡我素性迂疎何知世路而分彼此嚴公我知已知已不可不酬溪上我故林故林不可不返然則在幕非我志列付負我願哉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以上寫茅屋為秋風所破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四句寫乘風為虐者亦寓言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如鐵嬌兒惡臥踏裏

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濕何由徹以上言茅屋既爲風破因而雨漏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我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以上寫作歌意

當此八月秋高風號我茅屋有飄揚之患矣夫我屋亦賴有此茅耳忽遭風卷飛者飛罥者罥沉者沉天實爲之所可異者南村羣童乘之爲虐盜以侮我之老公然抱茅而去此亦何足計較徒自歎息而已殊不知俄頃間風定定此無奈風定而雲黑雲黑而雨驟茅屋既破雖免於漏當此秋夜初寒破衾不暖雨脚下注屋漏如麻既喪亂而多憂更夜長而少睡展轉思維念天下寒士如我者何限豈我一人之茅屋不妨爲風雨所茂彼彼天下寒士之居處庶幾得廣廈以庇之使得安處如山風雨不動即我一人凍死亦無憾耳乃眼前不可即得然則天下寒士飄搖風雨中者何日得慰耶○公此數語直欲補秋風之缺陷南村羣童安足語此他

日日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幾時高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正是此意

村雨

雨聲傳雨夜寒事颯高秋二句挈帶看朱紱開箱視黑裘二句承村雨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二句感懷松菊霑新洗茅齋慰遠遊二句自慰

秋雨連宵颯然寒至寒事空營矣營寒事者莫急授衣亦挈帶而看朱紱顧此朱紱雖章服也何救於寒試開箱而視黑裘顧此黑裘本敝衣也可以卒歲然則寒事關心亦賴此故裘堪戀耳至若世情冷暖大抵可知付之高卧而已足惟是盜賊充斥責在參謀倘或猖發爲可虞猶幸庭前松菊新霑秋雨縱非故園草木聊慰旅客遠遊不然卻此村雨何以公於衣戀在笥黑裘何有於緋衣於居愛松菊茅齋何有於幕府參謀一官奚堪久羈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二句夜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二句倦夜所感

倦夜則一夜無眠矣此時竹在庭隅其涼直侵臥內竹影來月色而上林因知野月滿於庭隅矣月到庭隅為夜已深夜深故露重露重故成珠有涓滴之聲月落故星稀星稀故光微在有無之際月落星稀暗矣豈無飛螢亦暗飛耳暗飛誰為爾照亦只為自照也月落星稀宿者亦將覺矣亦有水鳥只水宿耳水宿誰為爾呼亦鳥與鳥自相呼也一夜景物如此所悲者百年萬事都付干戈老將至矣功業不建人生幾何坐使歲月如流往而不返其如此清夜何○時公參謀嚴幕有重露涓滴稀星有無之歎且曰暗飛自照水宿相呼語意有謂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淸秋鶴髮翁胡爲來幕下祇合在舟中四句總起
黃卷眞如律靑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痹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
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以上承胡爲來幕下句露
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
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
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以上承祇合在舟中句束縛
酬知已蹉跎効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遣匆匆曉入朱扉
啓昏歸畫角終以上應黃卷眞如律一段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
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以上應露裛思

藤架

一段

魚竿客則爲世外人其意常在煙波間耳鶴髮翁則爲老病人其意常欲息微躬耳幕下非鶴髮翁地胡爲乎來舟中乃魚竿客處祇合在此今日竟身遊幕府捧黃卷而如徒著青袍而自公耶坐痺則四肢不振頭風則一身可知平地而立尚虞敧倒況乎鞍馬分曹而理尚牀與同列關專謀乃衰力甘就者則以上官禮遇之隆且平生有相知之雅義不容辭故也嚮昔論詩旣敦宿好今來仗鉞原是故人知我性拙待以寬容憐我途窮加之薦拂胡爲來幕下者爲此耳雖則云然我所思者終在露葛煙霏藤架叢之間蓋猶雞思脫籠鳥欲飛也因於幕下書懷草堂遙想西嶺雪峰白紗村北南江秋水亦繞舍東秋杪竹皮應凋舊翠雨中樹實定損新紅水檻浪翻知空留夫敗艇槽牀塵滿豈尚有夫舊醅藩籬破來往之路必已通樵子遊斧斤之響亮不輟舊翠凋若節傷矣新紅落顏色衰矣船應坼濟勝無具矣甕即乾空疎何當矣藩籬破不能自衞矣斤斧施豈能自全矣祇合在舟中者職此故耳但旣與參謀當盡厥職公眞知已何敢不酬我有小忠自知無補況性本

詠須每因周防而鮮失事更繁劇常以太簡而遂志聽
入雖而謁上官暮聽角而還僚署胡爲來幕下從此竟
幕下矣惟是別業雖尋微躬未息嗟此魚竿客儻發翁
夫役負無意於長往者烏鵲力微悲頻銀漢鷲駘命薄
怕聞鉛槧所望吾公憐我腦綱羈籠之愁遇之背卷青
袍之外亦全衰年物色俾得疎放自如顧此百尺梧桐
之間時倚鷦髮魚竿之客優哉游哉倘所謂吏
隱者非耶只合在舟中庶遂我河干之志矣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
天月色好誰看（四句宿府之景）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
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四句宿府之感）

幕府清秋誰與爲伴所見非井梧一枝寒色侵人耳此府
獨宿江城蠟炬殘矣蠟殘則夜已永而角聲亦頻奏焉
顧我獨宿江城角聲亦悲自語耳夜永而蠟既殘惟中
天月色也顧我獨宿江城月色雖好更誰看哉而況

家遠無書路難莫致不知幾年於此茲由自省出華自華棄官流離秦蜀伶俜至今夫倦飛之鳥投林爲幸今日栖息幕府雖非得已一枝可安矣移且就若曰鬱鬱終此豈我志耶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二句樹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二句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二句樹幾回霑葉露乘月坐樹間二句

胡洣樹間二句

此以甘樹自況甘樹在院不爲岑寂岑寂者自岑寂也院中豈無他樹覺一院香者惟此甘樹耳我身在樹間但覺柯之交几杖爲低能使几杖低甘傲岸矣實之垂衣裳爲礙能使衣裳礙甘磊落矣至於滿歲與松偕碧有不凋之節今特未滿歲耳嘗其同時與菊偕黃有晚秀之姿今誰與同時者吾遊樹間幾回霑露直至乘月但坐胡洣以細玩之而不厭云

送舍弟頴赴齊州三首

題中頴字當是頻字臨行爲頻赴盖當時從公入蜀者惟占若觀與頴皆在齊州故曰兩弟亦山東若豐則在江左此從顧注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二句白蜀赴齊州　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六句送別

我居岷嶺雖未至南蠻已在南蠻北弟往徐關雖未至東海只在東海西去岷嶺適徐關計程既迂計日應遠而況行者既遠送者難堪汝去矣從此我留絕域惟有高枕憂思到汝未可知也我留矣從此常對清風獨自杖藜屬行裝裝良可悶也處此危時無幾相見今日服前不過暫時我衰白之年臨岐一望不覺意與俱迷已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久形容老病催四句送別

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南北齊州安在哉四句別後不獨我意迷茫此行風塵萬里亦暗不開矣去則去矣猶來無止但風塵如此恐來時亦未可定耳來時難定是今日兄弟之苦不過分離他年衰白之人老病日甚弟此去必由荊門江通一柱觀起齊何其快我此後尚在成都日落望鄉臺滯蜀轉堪悲是我客意長在岷嶺南嶺北竟不知徐關東海西所謂齊州竟安在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世齊之故去傷干戈覓來看道路通

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不去傷干戈覓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不示行流路通弟此行爲省祢去我行諸姑今在海畔更有兩弟亦在山東弟往齊州正好相見但處此亂世大率傷干戈而訪問訪問既得汝歸成都他日且看道路之通否但經行戰地短衣可以防身作客風塵匹馬可以遠害諸姑海畔兩弟山東俱流落之處弟今此行須念我在岷嶺長瞻碣石飛鴻莫與諸姑兩弟同爲流落蓋來看道路

道路未通誠難遙返道路若通亦何可久羈也○諸姑係太原盧氏所出適會稽賀搗者

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二句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二句未見紫烟集虛蒙清露霑二句新松何當一百尺敧蓋擁高簷二句

階下松非弱質新松尚是弱質弱質豈敢自負移根於此將以爾爲可具瞻者階下近玉帳矣故細聲設有聞王帳階下近珠簾矣故疎翠芊芊直透珠簾可惜尚是新松紫烟之集未見鬱葱清露之霑虛蒙點綴人得毋以新松忽之有時百丈扶疎頓成偃盖敧擁高簷此階下尺地安得久羈爾也○未見紫烟虛蒙清露感慨意與倦夜章相似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四句嚴公宅竹雨洗娟娟淨承色風吹細細香承陰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挽合首句

綠竹含籜本欲敷光新梢出牆便已拔萃其色侵書帙而已晚不無遲暮之傷其陰過酒罇而自涼似少趨炎之態竹本淨雨洗之而娟娟淨能自守其潔所以色侵書帙耳竹無香風吹之而細細香能自保其馨所出陰過酒罇耳但恐翦伐忽加坐失拂雲高致不然含籜者豈終含籜出牆者竟止出牆已哉○松竹二首亦自況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坐岷山赴此堂二句點山水立一篇之格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

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旁以上每句山水分對
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四句恭觀之意

座中無水花水何來堂上無山岷山誰送蓋因我公廳事有此畫圖也所以白波欲動疑是風吹青嶂忽移非關神運上而松杉蔽日凜欲生寒下而菱荇牽芳恍來撲鼻雪雲點綴半有半無沙草微茫似遠似近而況岷山有雁飛到毫端花江有虹吞來紙上洲邊花蕊欲菲亂紅在上女蘿嚴垂長條無此中空谷不爲雨而長陰幾樹江楓豈因霜而忽染秋城一帶宛然玄圃山前景物何殊彷彿洞庭湖畔繪事之工真爲殊絕幽人之與不覺激昂唯嚴公廳事有此奇觀耳蓋嚴公即謝傅此廳事即丘壑苟非道存丘壑此廳事何地乃岷山花水忽現於此謝傅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我於公亦云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

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二句泛舟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二句晚秋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四句池上之物

摩訶池上湍何急也。湍急因風疾，酒亦醒矣。於是循隄回船，日暮霧起，高城秋氣，因風而從上忽落，雜樹晚景，緣霧而望遠俱迷。秋自落，恍見成功之退，天地自然；晚相迷，爽然到頭之溪，人事不免。因見池上鴛鴦，非觸而起，何不遠逝於未觸前；隄邊翡翠，巢傾而低，何不高舉於未傾。除夫鴛鴦翡翠，其羽毛艷麗，皆有炫世之姿，故動遭物忌。若白鷺則蕭然自遠，入諸鴛鴦不類，列於翡翠非倫，清溪之側，煙波蕩漾，則是白鷺與我，徒可與為伴而宿清溪者，惜之愛之不暇，尚可驚之哉。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 北池秋晚 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 北池景物 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 以上陪宴
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
殊未掩清晏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歎娛到薄躬 以上自敘

北池為臨眺地雲水既闊華館當秋誠勝境也獨鶴歸然先依於渚衰荷寂若相映於空獨鶴則無耦衰荷則過時二物足感矣池中有菱采者爭於寒刺池中有藕踏者不辭野泥寒刺則可畏野泥則汙人二物又何如哉於是宴開其從如雲素楫既分曹而往行廚絡繹金盤又循徑而通未幾露草碧秋色暮矣晚旗紅落照殘矣津吏已集釣翁偶來賜酒霑投醪之恩贈衣示挾纊之惠我陪鄭公北池臨眺如此當此暮秋異方固有豔菊故里豈無高桐無奈關山搖落正當肅殺之秋戰伐淹留頗有隨川之役所以異方之菊英英在眼故里之

側寂寂不見耳廢城未掩烽火知消清宴告終盛筵者
再自傷老大何補參軍況此微躬渺叨歡宴悟退之思
殆將
決矣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出幕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初冬
之景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復何心自敘

我參謀幕府亦皆戎衣但垂老而著苦其窄耳今歸川
已收戎衣可悅歸休深上寒色正深彼漁舟以泛泛爲
樂今上急水漁舟危矣急流勇退之謂何高林之上獵
火一着勢必焚林以猿之禍在所不免我在幕中雖摩
河泛舟北池臨眺習池之醉日日有之一思及梁甫吟
中之語不覺愁從中來耳今日干戈未息飄泊依人出
處之心不堪自問何日謝參謀遂我志耶○史言嚴武
在蜀厚賦斂更驕暴悖逆甚特毋有今日得免爲官婢
語公在幕豈無見幾之哲此詩漁舟獵火二句寓意顯
然至諸葛梁父吟中乃晏子二桃殺三士事雖鈎簾之

說原屬誣妄但君子守身如淵知戒愁來梁父吟語非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二句完題面）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四句褥段）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四句送褥之辭）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以上辭贈）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以上諷詞）錦鯨卷還

客始覺心和平振我粗席塵媿客茹藜羹以引分

客自長安來遺我織段一開緘而風濤便湧蓋因段上織成者有掉尾鯨也其餘瑣細無論矣客意若曰以此充褥承君終宴可使客堂中鯨魚起而魍魅走高枕上風濤湧而形神清客云如此此客意厚矣不知公卿得此猶懼太侈一介野人何堪彼此彼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留之不祥施之混褻先王法服尊卑有程以短褐不完之夫乃寢處珠宮之物其嬰禍患勢必旋踵此意嘗略未必盡察值干戈之擴放快掌握之有權肥馬輕裘恣意無度李鼎節度使也何以歿岐陽實驕盈之故來瑱亦節度使也何以賜自盡亦氣豪之故况黃金與悔吝為緣短褐之夫得以永年多金之子必於盜賊卷之還客我心始安客休矣坐我粗席茹我藜羹非之不恭亦何傷哉○此章却一織段語及殺身自盡之禍蓋由嚴武在蜀肆志逞欲窮極奢麗公在幕下有難嘿嘿者故以舍人爲嫌微寓背語承君終宴

崇本謝朓詠烏皮几聊承終宴疲

宜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全首皆發此句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歲月不居至後日又長矣其如身在劍南何我身在劍南參謀幕府得班以青袍白馬爲榮展轉思維有何意緒我則青袍白馬不知洛陽此時風景何若耳當年金谷園銅駝陌本洛陽勝地今日者竊恐好鳥名花已失洛陽之麗銅駝金谷非復故鄉之春至後日長洛陽倘花必放矣欲開不覺開亦我不得見梅花雖放洛陽棣萼安在矣一別永望不知何日相逢我身在劍南窮愁已極賦詩遣興轉覺淒涼似此留滯他鄉不識青袍白馬果有何意我不能自解矣○青袍爲宰官服白馬是宰官馬時公參謀也舊指安史謬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李固家有山水圖請司馬題而公觀之蔡本弟作題字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 四句李固

請司馬題山水圖 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 四句觀

高人如李固匡牀竹爐外更無他物何簡易也當此天寒歲暮留遠客挂新圖請司馬題而我觀焉碧海圖中有連山四圍皆山有絕島四面皆水連山之好不如絕島之孤絕島即蓬壺蓬壺有羣仙吾對碧海中之絕島未免愁思乃羣仙絕無愁思一若有意高人有契遠客欲下蓬壺與作徐者夫有簡易高人又有寒天遠客空與絕島羣仙爲伴云○高人指李固遠客公自謂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 承上山水 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觀圖 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 圖中所有 此生隨萬物何處得塵氛 觀圖所感

蓬萊之側既有方丈方丈之際又有天台其遠也連水其高也總映雲天此方丈天台人間曾見此否所長見者惟諸耳留待青鞋布襪曾欲游遍天下名山水亂離以來一身將老方丈天台諸福地惟有空閒其名耳方丈連水分有舟矣舟爲范蠡舟水勢遠而舟縹緲覺其偏小也天台映雲空有鶴矣鶴爲王喬鶴山勢高而鶴遠來自然不辭也何曰離萬物出塵氛同兩公乘舟跨鶴惜乎人間長見畫卷去很空閒哉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 亦上山水 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 山水景物間 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

將 三結一意至此逆露

方丈連水則有高浪矣象疑翻屋天台映雲則有崩崖矣勢欲壓牀高浪崩崖處野橋跨焉從近而察秋毫有子細之分沙岸環焉從遠而窺斷續有微茫之繞浸於水底者珊瑚何短懸於山上者薜荔何長此中仙老浮於查而坐容焉與焉三三兩兩恍然天上不似人間但此浮查我可並坐未識仙老肯挈我片時相游遊戲否已

泛舟者范蠡採鶴者王喬浮查者又是張騫故首章曰羣仙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誰人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八句總起）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以上中光存亡不重見二句足哭奴後）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除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決勝風塵際功名造化爐從容詢舊學慘澹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

傷志力輸以上申足豪俊人誰在二句是哭生前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

童稚猶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瘡痛

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逃哭處天地日榛蕪以上申足羈遊萬里

閱二句

總結

我生平故舊落落幾人憐我者惟鄭司戶蘇少監夫平生憐我者惟鄭與蘇乃今日憐鄭與蘇者又惟我我與兩公平生所恨者不重見也不重見者祇因我生不辰遭時喪亂奔走獨前途之故耳我平生故舊獨推鄭與蘇者以兩公皆賢俊能文章今人云亾道墜地矣我前途渺渺遭喪亂未能卽歸者以羈遊萬里閑也爾行亾没沒庶幾亾者亾存者存不得於蘇猶得於鄭不道凶問一年俱也蘇在長安明明白日自照中原鄭貶猶溪杳杳清秋亦到大海蘇也夜臺當北斗之墟向日中原安在鄭也泉路著東吳之外清秋大海堪傷鄭也六等定罪之時長往台州固嚴譴可憫蘇也擢爲考功之後移官蓬閣亦餓死堪傷君于斯饑而死蘇也流慟何以

哲人受誣而損鄭也銜冤王斯既哭其死矣又哭其生焉昔者不韋遷蜀呂覽始著馬遷腐刑史記乃成窮愁斯著書兩公亦道高詩發興耳季倫宥然若喪我而酒德著死功兀然若遺世而醉鄉逃嗜酒見天真兩公亦心息酒爲徒耳兩公許我自慙才劣我隨兩公脫累形骸詩興發則兩公皆班揚當日之名甚盛矣酒爲徒則兩公皆嵇阮生時之遇相須矣兩公意氣相期會取君臣契合其才皆爲玄宗所愛兩公地望相若寧論品命有殊其官並膺清華妙選乃當年賢良之志俱未大展此日廊廟之上不過偶趨不幸祿山亂起始而陷賊兩、勝敗同在風塵繼而還朝兩公功名悉憑造化乃蘇則一爲太子論德再知制誥猶甘盤於高宗從容而詢舊學鄭則長於黃石兵書一朝就譴如蘇秦之發憤慘澹而陰符今蘇因衰衰鄭之嫌疑何有擺落亦已久矣鄭因沒沒蘇之志力誰伸哀傷亦猶是也獨我喪亂前途羈遊萬里時依綿谷避亂而行常對雪山徹影而歎昔年老交誰撫遺孤此日交干化爲異物豈無絮酒腸斷南州何處孤墳痛淚季子頻年瘴病巴水難抵滿眼瘡痍蜀鄉空老從此荊草不見梁木都摧乾坤無慟哭之場天地有榛蕪之恨故舊誰憐我貧誰憐矣平生

鄭虔蘇預

安在哉

去矣行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四句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四句寫去意

饑鷹飽飛本不足取堂燕依人亦何足怪然寧爲鞲上即飛鷹不爲堂前附炎燕者蓋由野人有曠蕩志無靦顏王侯間不堪久住耳況餐玉之法囊中自有今猶未試何屑鞲上食堂上泥且入藍田山采玉去也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四句追遡

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四句寄慰

前此安史初平，國家方賀清宴，繼而吐蕃作亂，乾坤又復震驚。此時與子，相隨梓閬，庶幾白首相依。不料子赴湘吳，我歸成都，兩人行踪轉蓬，靡定至今日，仍分秋各異域也。惟是人非鹿豕，豈能常聚，一飲一啄，幾回相同。寄語我子，慎勿以異域爲悲哉。